倒影 新闻周刊工作室出品

护理老人的也是老人

于飞飞正在陪老人做手操，她护理的是一名90多岁的老人。

□文/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芳

“老人躺在这里很可怜，终有一天，也许我也会躺在这里。”他们是养老院里的老年护工，守护长者最后一程。已经步入老年的他们，仿佛看到了自己不久将至的人生。

一张床的最后一程

下午5点，窗外的重庆南路上，下班的人潮和车流汇集，涌向家的方向。路边养老院的房间里，时钟的滴答声显得安静且绵长，又到了养老院开饭的时间。

王义华手持汤勺，小心翼翼地给一位不能动弹的老人喂粥，老人每吧嗒着抿一口，她都像哄小孩一样夸赞一句：“张大口，嗯，真棒！”

另一张床位旁，新来的护工正在整理导管，流食稀稠调得不到火候，针管刚往下一推，老人的痰一下子涌了出来。王义华急忙接过她手里的工具，一番调整之后，流食平稳地推进老人的食道。这位老人食管横切，每天需要借助导管获得食物和氧气。

王义华帮她拢了拢头发，“老太太的头发还是黑的，我的头发都白了。”

王义华今年64岁，退休前是一家四百人服装厂的主管会计兼总经理助理，退休后经朋友介绍进了养老院做起了护工。丈夫听说后坚决反对：那个活能是人干的？可王义华还是来了，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。“那时候什么技能也不会，稀里糊涂就进了这一行。”

王义华还记得自己第一天进养老院，给一位老人换尿布，老人拉了一裤子，她看了一眼当场恶心吐了，并且都吐在了老人身上。那个场面尴尬至极。

“十五年前，我曾经照顾过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老太太还是小脚，住进病房也不说话。我就跟她说：大娘，你尿了拉了，就拽拽我的衣服。”在王义华的悉心照料下，老人慢慢向她敞开心扉。原来，这位老人的丈夫去世得早，她一个人要饭，把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拉扯大，但是孩子们却不孝顺。“当时她有病，8毛钱一瓶的药都不给她买，气得她不说话了。”有一次，老人的女儿带着外孙子来看她，孩子坐在床边吃西瓜，却不给老太太吃一口，老人馋得直咽口水。“人到这个时候是很可怜的，尤其是他们祈求你的眼神。照顾老人，是一份良心活儿。”

在养老院里，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，能看到人生暮年最狼狈的时刻。很多人觉得，进入养老院，仿佛代表着人生终点，却未曾在意，在延续生命之外，护工们也负责守护这最后的尊严。

“我以前照顾过一个房间里的4位老人，我管她们叫孙娘、刘娘，唯独有个张老太太我叫她大娘。因为这个老太太很有钱，儿子也孝顺，160元一支的营养液，每天喝两支。我寻思人家有钱，别让人觉得咱要套近乎，就一直管她叫大娘。”后来病危的时候，张大娘神志不清了，指甲盖里沾着排泄物，拿起馒头就咬。“她原来那么爱干净，头发都梳得一根根的锃亮。我在她的护栏旁边绑上白布，让她擦手，脏了就换，每天给她换几遍。”如果死亡注定是最终归宿，能够让老人干净、更少痛苦地抵达终点，也算是一种情感的自我慰藉。

老人走的那天，王义华把她抱在怀里，捋着胸口给她顺气，哭着叫了她一声娘……

洗衣房的减压之歌

从走廊经过，王义华看见同事从拐角处走过来，眼神有些黯淡。王义华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同事扭头看了她一眼，摇摇头说：“照顾的老人前几天刚走，有点害怕，还很难过……”

“你怎么不说一声？”

“没事，自己的困难，自己克服。”

在养老院里，死亡总是以猝不及防的方式被提及，这是每一个护工们都要经常面对的问题。把耗费体力和情感的照料作为一份长期的工作，对任何人都是一场漫长的消耗。护工这个职业的挫败感在于总是在送人离开：精心照顾了大半年，仍然拦不住生命的消逝。

王义华曾经照顾过一位比她还小的患癌老人，住进来时一心求死，每天绝食。“每次我端着饭过来，她就对我说：姐，不吃了……后来她走了，每次我进那个房间，总想起那个人。”那个拉长的声调和那个没有光的眼神，深深印在王义华的心里。

照顾老人不但是一份缺乏成就感的工作，还是一份又脏又累、受人轻视的工作。

“去年有个大姐，比我大四岁，进来的时候病危了，血小板非常低，随便碰她一下，身上就是一块紫青。她见到我第一眼，冷冷地说：你长得也不错，怎么干这个活。”大年初一那天，老人突然拉肚子，拉得急了从背后直窜到肩膀上，王义华一天给她换了9次床单，每次都给她擦洗干净。那一天她的态度转变了：这也就是你，换亲人，也早恼了。

很多新来的护工觉得排泄物脏，王义华过去三下两下就收拾好了。“你不要觉得那是脏东西，就没法下手了，你把它想象成饺子皮，从这头赶到那头不就包起来了？”给新护工演当结束，王义华自己先笑了，“这个比喻不太好啊。”

好脾气的王义华整天一副笑嘻嘻的样子，但有一次她也差点被气到崩溃。

养老院里送进来一个重病号老人，进来没几天就走了。家属坚持认为是王义华给老人清洗时护理不当造成的，“你不知道老人那个脏，真的像垃圾箱里捡来的一样，我给他理发，头发都黏在一起，推子都推不动。”家属急了，上来就要打王义华，幸好被众人拦下。

遇到不开心的事，王义华就躲进楼梯间旁边的洗衣间。把衣服往滚筒里一放，按钮一摁，机器声一响，王义华扯着嗓子便开始大声唱歌。远远听到声音的同事都知道：老王今天心情不好。

老小孩的“老保姆”

从颐和、夕阳红到现在的新惠康养老院，王义华数不清自己照顾了多少老人，每个老人都是一本饱经沧桑的故事书，他们装在她的脑海里，像换尿布的闹铃一样，时刻召唤着王义华：爬起来，还能干。

每天早晨，走廊里总会传来王义华提溜着水桶小跑而过的脚步声，她要把水分到每个房间的脸盆里，帮老人洗漱。每每听到这个动静，同事们都会敏感地辨别出：听，老王的声音，咣咣的。

64岁已是不小的年龄，照顾老人的王义华也被岁月刻下了不少创伤。她的腰不好，缠着宽宽的腰带，为了节约体力只能弯腰小碎步跑，借助水桶摇晃的惯性前进。

腰伤缠身的王义华还忍受着“三高”的折磨，前几天因为血糖高，还住院打了几天吊瓶。“太累了，休息不过来了。”常年从事护工工作，王义华的觉非常少，“有时候在家里睡了两个小时，突然惊醒：该换尿布了。转念一想，这不在养老院啊，又接着躺下。”

王义华至今还记得自己一次精疲力

跟新闻见面
让故事发声
扫码看视频